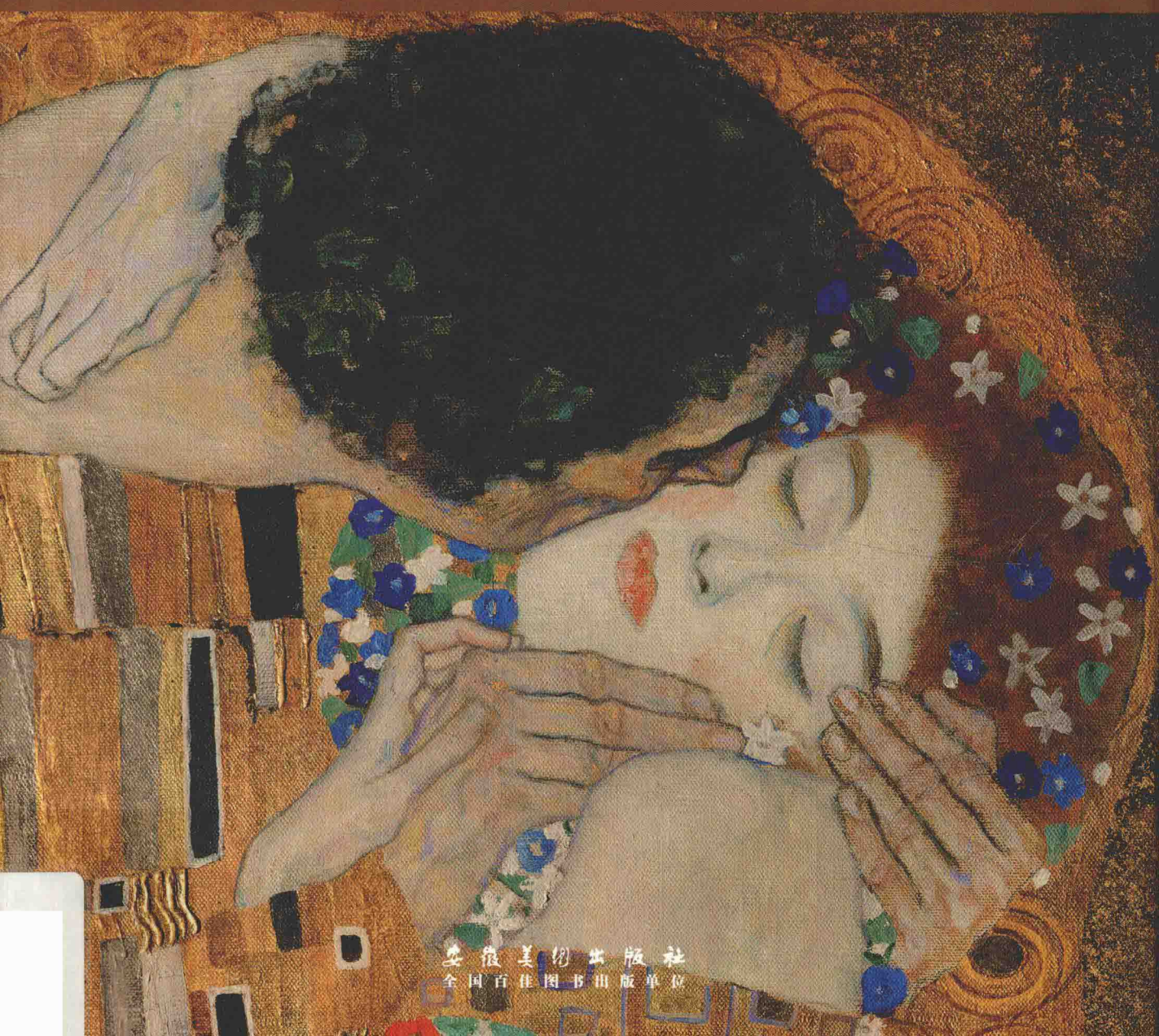


艺术家系列

Klimt

克里姆特

〔意〕伊娃·斯特凡诺 著
罗伊伊 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艺术家系列

Klimt

克里姆特

〔意〕伊娃·斯特凡诺 著
罗伊伊 译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姆特 / (意) 伊娃·斯特凡诺著; 罗伊伊译.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9.7

(艺术家系列)

ISBN 978-7-5398-8840-8

I. ①克… II. ①伊… ②罗… III. ①克里姆特 (Klimt, Gustav 1862-1918) — 传记 IV. ① K835.2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1549 号

艺术家系列

克里姆特 (意) 伊娃·斯特凡诺 著 罗伊伊 译
YISHUJIA XILIE KELIMUTE

出 版 人: 唐元明

责任编辑: 黄 奇 赵启芳 陈 震

特约编辑: 时音菠

责任校对: 司开江

责任印制: 缪振光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14 层

邮 编: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604 (省内) 0551-63533607 (省外)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6.25

书 号: ISBN 978-7-5398-8840-8

定 价: 1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目 录

世纪末的维也纳	1
早年的克里姆特	13
惹来众怒的画作	35
分离派时期	43
从《神圣之春》到维也纳艺术工坊	65
克里姆特的艺术信条	75
金色的诱惑	83
茱蒂斯和其他女性	91
双面缪斯女神	101
女性肖像	121
情色画作	137
他生命中的女人	149
风景画	161
寓意横饰带	179
“艺术展览场”和分离派危机	207
华丽风格	215
索引	243

世纪末的维也纳

“这般的宁静、亲切与动人，建立在中产阶级的谦逊之上，这就是我们的奥地利维也纳。”1900年，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在评价克里姆特的画作《弹钢琴的舒伯特II》（*Schubert al pianoforte II*）时这样写道，并肯定了这位艺术家的才能——他能将难以言说的“维也纳式”风格韵味浓缩在一幅画里。巴尔口中的这种“比德迈风格”（Biedermeier），与施尼茨勒（Schnitzler）笔下的舒适体面但命运堪悲的中产阶级生活是一致的，这是世纪末维也纳的主要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世纪末的维也纳，曾被称作“一个太平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后期逐渐滑向了“欢愉的世界末日”里。这两种表述，前者是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期时提出来的，后者则是由尖锐的批评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创造的，它们特指的是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维也纳社会。在那些年奥匈帝国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出现了人们对于有关末日的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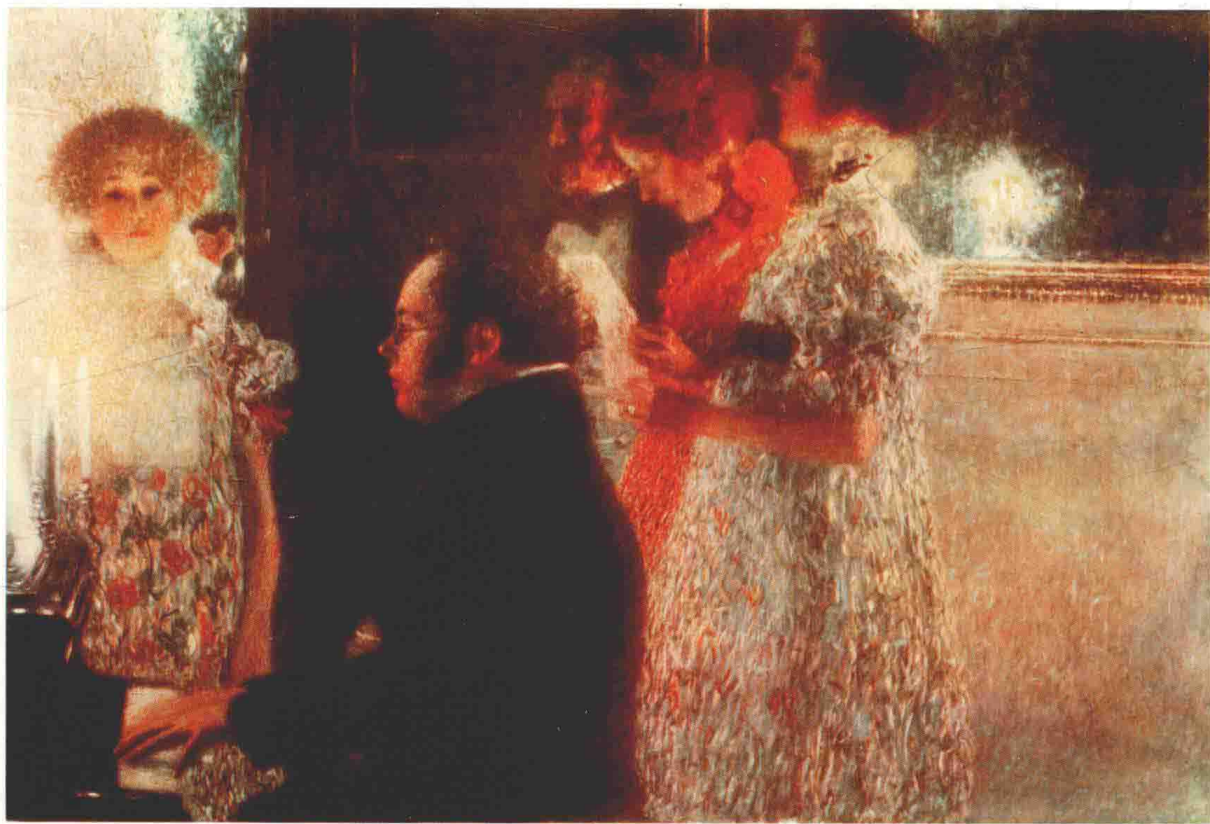
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随之消失的还有那个超越民族界限的和谐大国理想。正如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所描述的，这种混合的产物汇集了“蒂罗尔州的

阿尔卑斯山、萨尔茨卡默古特的湖区、波希米亚的平缓地平线、卡尔索的粗野高原、亚得里亚海的繁盛区、维也纳的宫殿、萨里斯布尔格的教堂、布拉格的塔楼、普兹塔辽阔的大草原……噶尔巴齐高高的牧草、多瑙河的低地以及它所有流域的美景”。“我的人民”，当时这位年长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所有的致辞都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以展示在多瑙河畔建立的超越民族界限的制度。但事实上这个理想制度几乎已经被新兴觉醒的民族力量瓦解。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作品《没有个性的人》（*L'uomo senza qualità*）中极具讽刺性地表现了帝国即将垮台，并借用了下面的这个传说：“那儿，在卡卡尼亚，那未被理解就已经消失了的国度，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典范，但却不被欣赏。那儿也有速度，但不够快……追求奢侈，但不如法国般优雅；喜欢运动，但不如英国般狂热；在军队上花销巨大，但只能保持在列强之末。就连它的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的大都市小一些，但又比别的一般城市大一点儿。”

具备良好礼仪的文明调和了现代性棱角分明的冲击，构成了维也纳文化魅力的基本要素，但其文化强度使得一种在新文化发展饱和期才会产生的问题提前出现，所有矛盾同时存在，有时甚至还与疲乏的忧郁、麻木的享乐与审美的刺激交织在一起。

维也纳已是“昨日的世界”，这个时代充斥着优雅的贵族和甜美的歌剧旋律，但同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劳资合作的摇篮，更是重新定义现代主体性的先锋知识运动的杰出实验室。在维也纳，居住着弗洛伊德（Freud）、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马赫（Mach）；在这里，语言的脆弱与心理活动的力量第一次被承认，并诞生了精神分析学派；在这里，穆齐尔创作了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这里，马勒（Mahler）谱出了他的交响曲，勋伯格（Schönberg）创造了十二音体系；在这里，阿道夫·路斯（Loos）重新定义了现代建筑，伟大的伦理学家克劳斯（Kraus）为反抗政治语言和日常新闻的含糊其词，花费 40 年出版自编杂志；在这里，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描绘了“本我”的破碎，施尼茨勒表现了资产阶级体面之下的焦虑，在渐进的身份危机和自恋倾向中也暗示着新焦虑的种种



弹钢琴的舒伯特 II (1898—18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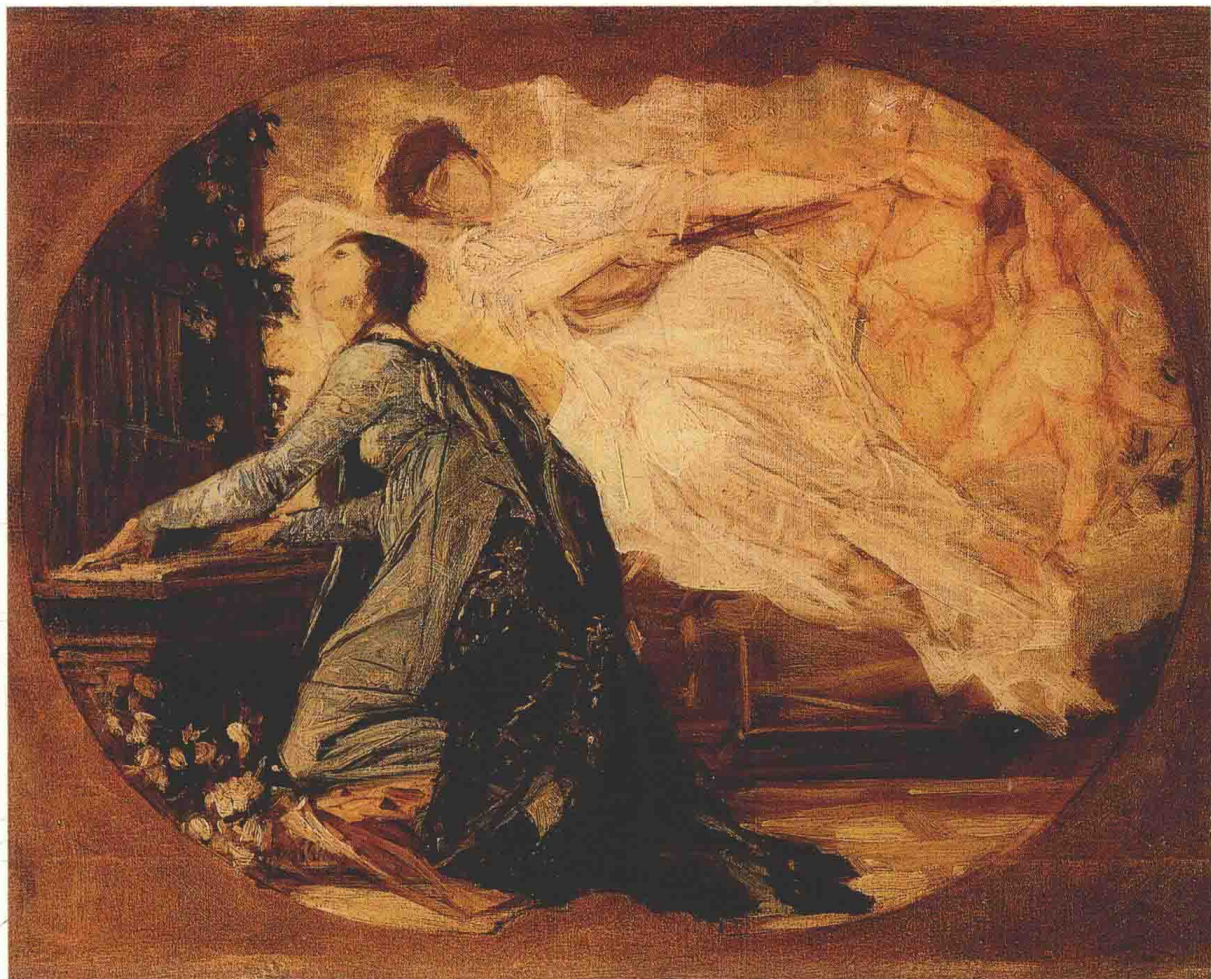
全图

局部，第 9—10 页

已损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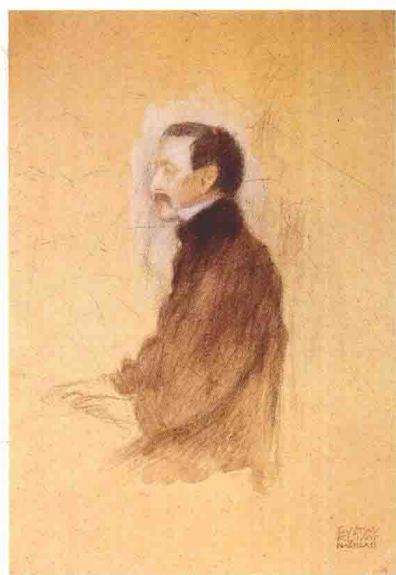






管风琴演奏家 (1885)

维也纳，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



《弹钢琴的舒伯特 I》草图
(1896)



《弹钢琴的舒伯特 II》草图 (1899)



爱丽舍宫的舞厅 (1899)
沃尔夫德尔



街头喜剧艺人在罗滕堡广场的演出（约1884—1892）

恩斯特·克里姆特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症状，一种生活在这个被大众化进程包围、时代的时代的不安。

在现实生活和语言艺术方面，这个时期的艺术体验都被打上了“生活在一片满是裂痕的大地”的烙印。“毁灭世界的实验之地”，这是卡尔·克劳斯所作出的危言耸听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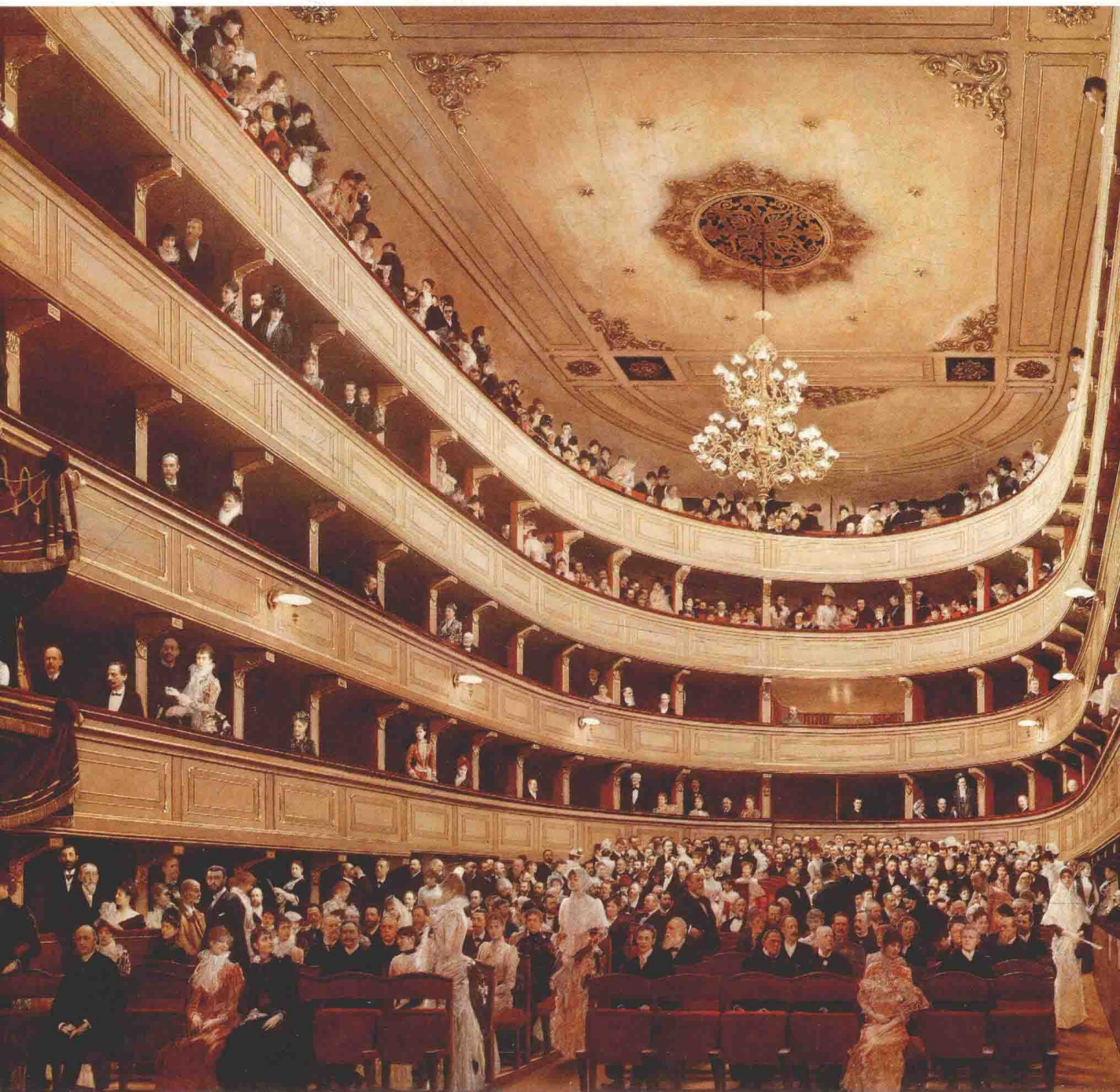
1908年，奥地利一位活跃的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在小说《另一侧》（*L'altra parte*）中，以超前于卡夫卡的方式描述了想象中的“珀尔城”：空荡的华丽宫殿底座已经腐朽，老鼠充斥着地下室，城市也注定倒塌。潜意识与反抗同时发生，在意识的沼泽里，强烈的原始恐惧与新生的鬼魂正重浮水面。

“那时人们生活安定，”后来柯克西卡（Kokoschka）写道，“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充满恐惧。通过他们源于巴洛克风格的精致生活方式我仍能感受到这点，我将人们描画在他们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之中。”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在《嘉布遣会修士的墓葬》（*La cripta dei cappuccini*）中也证实了这点：“在我们傲慢饮酒之时，无形的死神已在酒杯上交叉着他瘦骨嶙峋的手……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年老孤独、与人疏离，尽管他与我们息息相关——他生活在这里并统治着这广袤美好的帝国，大地上遍布着他的痕迹。也许在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着某些预感，

首当其冲的便是老皇帝的离世，时间每过一天他就向死亡迈进一步。和他一同死去的还有我们的君主制国家，不是我们的祖国，而是我们的帝国，它比单纯的祖国更广泛、更辽阔、更高贵的东西。”

罗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忧伤和欢愉的喜爱都同样轻率，即使是情色的享乐主义也有令人焦虑的一面，在无可非议、正大光明的外表之下已经构成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这是“阿纳托尔”（Anatol）——施尼茨勒喜剧中主人公的时代，或是《轮舞》（*Girotondo*）中愤世而忧郁的角色们，那些梦幻虚无的爱情游戏的傀儡的时代。“女人，女人，永恒之神……”莱哈尔的音乐随之而来。这种看似从容的“求得解脱”心态深刻地体现着这个时期的特征，并往往演变成对情欲的沉迷。女人变成一种不可缺少的致命崇拜对象。那个时代对性唯恐避之不及，在弗洛伊德从神经学角度研究性起源理论的同时，一位年轻的维也纳犹太人——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写下了一本狂妄的书《性别与性格》（*Sesso e carattere*），以女性的劣势地位作为他伪哲学分析的主题。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是世纪末维也纳的顶尖画家，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展现这个时代的狂热。爱欲的破坏力量、女性的色情优势、多变而难以捉摸的女



旧维也纳城堡剧院内景 (1888)

维也纳，维也纳博物馆（位于卡尔广场）

性特征都是他作品的核心主题。但是克里姆特推翻了魏宁格的厌女论题：在那本论著中原本用来贬低女性的论据变成了对她们进行偶像崇拜的理由。无论是富含寓意的形象还是上流社会的女性肖像，那些神话中充满神秘感和诱惑的女性成了主角。

如果说这是一个审美绝对化、艺术充当最后玄学的时代，那么对克里姆特来说情欲与美学便是吻合的，比如在《贝多芬横饰带》(Fregio di Beethoven) 中他对艺术与时代的赞颂。这不仅仅是选择画作主题的问题，更涉及个性化的装饰风格设计。装饰元素不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画

面的主体结构，如同镶嵌画中构成元素的互补互动。就像心理分析学家表面上看似肤浅的语言中却隐藏着决定性反馈一样，在克里姆特的作品中一些微小的装饰元素也被赋予了深远的寓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克里姆特的作品解读成面对“末日来临的奥地利”单纯听天由命的装饰画，似乎是有些局限了。在他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复杂而精致的线条与图形背后，夹杂着其复杂而沉重的情感，尽管这与预言相悖，但他还是试图通过绘画对这个世界进行象征性转换，展现其矛盾情结与逃避心理。